

往事如昨

# 一辈子的战友情

姜文英

2022年10月11日中午,我在奇山小区附近的小树林锻炼完身体回家,路上遇到邻居孙政委。他说:“你的战友冯曰波10月3日走了。”刹那间,我脑海里一片空白,久久才回过神来。

1957年2月8日,来自当时蓬莱、黄县、乳山、福山的新兵全部集中在烟台老三中的教室里。晚上11时多,大家集体列队到烟台火车站,登上去北京通州的军列,直达目的地杨闸营房。从此,我与战友冯曰波并肩在一个部队生活、学习、训练,历时21年。1978年10月,我们又一起转业回到故乡烟台。曰波分到乳山市公安局,后转为武警,提拔来烟台武警支队任领导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,全军学习游泳,曰波当年任测地连副连长,我是副指导员,他代表全连参加了师里组织的游泳训练班。训练班结束后,我们俩负责全连的游泳训练。在水中实游摸底时,曰波发现我是个典型的“水中秤砣”,便开始在训练中给我“吃小灶”。

一个周日的下午,他带我来到平日训练的河中,在齐腰深的水中开始实练。他要求我不管多累,必须做到脚不落地,要坚持坚持再坚持。曰波高声喊着抬头、吸气、抬头、吸气,我按他喊的节奏,两臂向前左右分划,头部下沉吐气、双腿后蹬的同时再抬头吸气,动作协调了,人逐渐能像青蛙一样漂浮在水面上。就这样,曰波跟在我的左侧,我游到哪儿,他高喊到哪儿,一直游了两三个小时。离水上岸时,曰波累得口干舌燥、声音嘶哑,有些说不出话了,我也站立不稳、踉踉跄跄,但都为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感到特别高兴。

训练结尾,武装泅渡是检验全连训练成果的关键。当日,我与曰波身着单军衣,两肩斜挂手枪、水壶、挂包,腰带扎得紧紧的,游在全连最前方。我边游边鼓动全连,坚持冲破疲劳关就是渡河的第一步胜利。在百米泅渡过程中,我始终给大家加油打气。或许因为在水中说话过多费尽了力气,当距离岸边还有一两米远的距离时,我突然全身乏力下沉,曰波发现不对劲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猛向前推,使我伸手抓住了靠岸的缆绳,为这次游泳训练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曰波任测地连连长职务,我因身体欠佳,在指导员岗位上拖了他的后腿。当我听到他低声与连部文书、卫生员讲“连里工作我们撑起来,让指导员踏踏实实养好身体”,我心潮起伏,眼角溢出泪花。一天,师部向全营下达命令开进山区。当时正值三九严寒,北风呼啸,我们半夜到达指定地点。曰波放下背包,便到各班排了解情况,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伙房。第二天早上,各班吃上热气腾腾的米饭和菜汤时,他又准时召开各排长会议,布置当天展开作业。这些近似实战有条不紊的带兵管理方式,督察组成员都有目共睹,赞不绝口。

曰波的妻子早年患直肠癌疾病,术后随军在营房操持家务和养病。曰波退休后,便承担起全家买菜做饭的重任。有一次,他买了一斤绿豆芽,并将根尖一根一根掐掉做菜。当他把醋溜豆芽端上餐桌,看着妻子儿女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我也时常竖起大拇指夸赞他。

他的好友、当年的老班长刘国章听到曰波去世的消息后,从河北邢台给我发来一份快递。我打开快递,里面是两张小纸条,纸条内容是:

我1962年入伍到测地二班,班长是冯曰波。班长处处以身作则,是我心目中共产党员的样子,至今难忘他对我的培养。当兵刚一年他就放手让我操作经纬仪,很快就教会了我当观察手。第二年破格推荐我担任二班班长,放手让我独立完成作业。老冯在任一排长及副连长期间,仍时时关注我的成长,在他的领导下,1964年大比武,二班取得了北京军区测地班作业第一名,我个人取得了全军测地计算第一名,记二等功一次。

在培养我入党问题上他也是煞费苦心,当时我大哥成分未定,致使我的组织问题被搁置。他教育我要思想上入党,继续努力,不要灰心,以后一定会有机会。

老冯是我人生旅程中一位难得的好领导、好兄长、好战友,我会一辈子铭记他。

乡村记忆

## 百年老屋有故事

姜鸿

开春后,我与丈夫开车去莱阳一个叫东诸麓村寻觅一栋百年老屋。这是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庄,白墙红瓦映衬在湛蓝的天空下,油画一样美丽。

路南,一栋老房子特别有气派,屋前坐着一位老婆婆,80多岁,是这房子的主人。在这个干净的院落里,我们坐着小马扎,面对面地听老人讲述关于这座房子的故事。

她说这栋房子来之不易,是她公公的老爷爷卖了十亩地才盖起来的,盖房的过程一波三折。老奶奶病了三次,这房子停盖了三次。每次老奶奶都病危了,家里忙着给她准备后事,可她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待她身体稍稍好转,家里又接着盖房。

当年老爷爷家里的两个姑娘,一个17岁、一个13岁,是她们伺候了瓦匠和小工吃饭,大的掌灶、小的烧火。整栋房子是一座结实的石头房,石材都是从东山采办而来的,大石头垒了地基,小石头垒了地基之上的墙。

垒地基的大石都是瓦匠一锤一锤凿出来的长方形的石块,长与宽有着和谐的比例,规整而美观。垒地基的所有石块都是一个尺寸做出来的,匠人一天只能做出三块这样的石块,可谓精雕细琢。

青色的石头经历了岁月的沉淀,更加增添了它的沉稳感。小石头尽管不规则,大小也不一,可是匠人却把它们拼接得严丝合缝,让它们在这座房子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房子上梁那一日,吉时择定在上午11时18分。吉时一到,鞭炮齐鸣,老爷爷兄弟几个站在房梁旁居高临下,往下抛撒着染着桃红色的小饽饽。这些小饽饽是老奶奶的妯娌们提前一天帮着蒸好的。老爷爷兄弟九人,家大人手多,到了需要帮忙的时候,大家就一齐上阵。小饽饽做成了各种样式,燕子、石榴、佛手、猪头……都是寓意吉祥幸福的,个个都小巧精致。

上梁那天村里的妇女孩子几乎都来了,新房子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。上梁的饽饽被称为“喜饽饽”,民间认为谁抢到了谁就会有好运。老爷爷家抛撒了很多喜饽饽,这一天村子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。

房梁架上了墙之后,开始覆瓦。这可是一项技术活,瓦覆得不好,房屋是要漏雨的。当年盖房都是覆的小黑瓦,这更需要精细的手艺。老爷爷找的是当地有名的覆瓦匠。第一天,匠人覆了一间屋的瓦。傍晚,匠人刚从房顶上下来,老爷爷就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八块大洋赏给了匠人。第二天,匠人上房干了一天,只覆出了十二行瓦。老爷爷心里纳闷:咋回事呢?嫌工钱少?匠人傍晚下房来,老爷爷又加了赏金,拿出了十块大洋赏给了匠人。第三天,匠人上房,除了中午下来吃饭,猫在屋顶干了一天,只覆出八行瓦。傍晚下得房来,老爷爷拿出十二块大洋,匠人坚决不肯收了,“老东家,赏钱不能要了,我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。”此后,匠人每天都是覆八行瓦,不多也不少。数日之后,一片粼粼小瓦整整齐齐覆盖了三间新屋的屋顶。

当匠人把最后一块瓦覆好之后,他在屋顶上站起来,朝着下面的老爷爷喊道:“老东家,找个碌碡来!”他的声音是那样洪亮有底气,似乎全村的人都听到了。盖房还用得着碌碡?东邻西舍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了。老爷爷打发人去场院里把压场院的石碌碡拖了过来,几个壮汉搭着梯子送上了房。匠人拉着碌碡在房顶转了三圈,房顶一片瓦都没有碎。匠人顺着梯子飞快下到地面,对老爷爷说:“老东家,咱也算对得住您了!”

百年光阴倏忽而逝,房子里的主人换了一代又一代,到老婆婆这辈,房子里已经住过四代人了。房上的木料虽已被风雨侵蚀得灰暗了,小黑瓦也显得斑驳沧桑,可房子依然结实。

傍晚时分,霞光满天,我们驱车回城,东诸麓村渐渐消失在苍茫的山野中。

饮饌琐记

## 豇豆面杂面汤

刘卿

前几天清理厨房时,在一个橱柜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兜面,老妈看了看又闻了闻,才肯定地说应该是“豇豆面”。我想了想,“对,应该是去年秋天回老家时老爹给的。他还叮嘱说,这是他用在门前开的一块荒地种的面,绝对算得上绿色食品,金贵着呢。结果,回家一放,忙忙活活给忘了。”

“恁老爹说的一点没错,这么纯的豇豆面,现在可是不一般的金贵。”

“怎么吃?”我瞅着这金贵的豇豆面,不知怎样下手。

“我来指挥你擀豇豆面杂面汤吧。”于是,85岁的老妈宝刀不老地指挥我一半白面一半豇豆面,加一点点盐,凉水和成面团,醒一醒。

豇豆面团筋力小,容易擀,但也容易粘连,要一边擀一边多撒点干面粉。面皮还不是很薄时,我就偷懒不想擀了,在一边指挥的老妈非让我擀得薄一点再薄一点,“比起咱老家你西屋二婶,你这手艺差远了。”

一提及老家,老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。据说二婶年轻时不仅漂亮,还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。就算刚下来新麦时,二婶也不舍得擀一顿纯白面的面汤。她习惯掺上豇豆面或者豌豆面,擀杂面汤。

她总是擀得面皮薄薄的,和糊窗纸一样,添上足足的水,这样用很少的面就能整出一大锅杂面汤,呼呼噜噜一大家子哈了个肚饱。

在老妈缓慢的讲述中,我的杂面汤也擀薄了,却烂成了一片。我一个人悄悄笑着,不动声色地重新揉好,说:“妈,现在又不是吃不上饭,不用那么薄。”

“也是,以前是粮食不够吃,不得不想法子能省就省。你没那个手艺,就擀厚点吧。”

重新擀,擀得厚一点,就容易多了。很快面皮擀好。老妈又叮嘱说:“杂面汤不用切得那么细,宽一点。”

面条擀好又被老妈指挥着烧油爆锅添水,半个胡萝卜切成小丁加上,水开下面,打上个鸡蛋,出锅时撒上葱花。十几分钟后,一锅热气腾腾、红红绿绿、白白黄黄的杂面汤完美出锅,卖相十足,赏心悦目。

哈一口,豇豆面独特的清香、淀粉的顺滑,呼呼噜噜一碗下肚,口有余香,肚有温暖,头上微微冒出细汗,那叫一个舒适惬意。

收拾厨房的劳累,擀面汤的忙活,哈豇豆杂面汤的痛快,使脑袋又清醒又明朗。吃饱后,不仅看了几页书,还一口气呵成写了这篇小文章。